

臺灣青少年小說巡禮第七回 《醜醜》·《藍裙子上的星星》

王宇清 ◎ 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博士生

壹、前言

在每個人的成長中，都必須經歷建立自我認同的過程。這個過程，卻往往伴隨著淚水與苦澀。他人看待自己的態度、所給予的評價，都在在影響了我們觀看、認定自己的方式。尤其對於邁入青春期的青少年來說，生理、心理變得敏感，反應更為劇烈。正因如此，許多青少年小說皆以「自我認同」作為故事的核心。試圖為青少年提供指引與抒發。

《醜醜》和《藍裙子上的星星》，以最直接影響青少年心理的「外貌」問題作為切入點來進行對自我認同的探討；兩書為同一主角的姊妹作，《醜醜》是一部「兒童小說」，《藍裙子上的星星》（以下簡稱《藍》）則是「青少年小說」。雖是姊妹作，卻有不同的讀者定位；在跨年齡的兩次演出中，「醜醜」的心理產生了何種變化，兩部作品間產生何種共鳴與差異，是本次評析的重點。

貳、作品簡介

《醜醜》出版於1991年2月，為九歌兒童書房系列作品，《藍裙子上的星星》出版於1992年1月，編於皇冠青少年叢書，並搭配真人拍攝的劇照作為插圖，以「紙上電影」的概念製作，作者為周芬伶。

《醜醜》的主角，是一位小名為「醜醜」國小女孩李吟秋，她是家中四姐妹中唯一長相不出色的孩子，經常受到別人的比較與批評嘲諷。在她看似樂觀的個性下，隱藏著受傷自卑的心靈。由於醜醜與自己極為神似，獨居的五姑婆格外疼她，醜醜也因此與五姑婆建立深厚的情感。而醜醜因為想要變漂亮，前往學習芭蕾舞，並認識了讓她十分欣賞的美少女王馨馨，以及另一位同伴「小老鼠」劉麗嬌。醜醜發現，除了外表給人的印象之外，這兩位朋友各自有不為人知的一面，也有各自的苦惱與問題。在與友伴的互動理解中，也讓她開始思考自己的價值與定位。

《藍》則是描述醜醜剛入國中時期所發生的一連串事件。她與擅長英文，同時也是虔誠基督教徒的同班同學KK，結成了好友。另一方面，她也崇拜同年級才貌出眾的馮靜，卻因自卑



而不敢主動與之交往。而在馮靜某次出了意外而截肢後，醜醜暗中一路寫信為馮靜加油打氣，後來終於結為好友。醜醜與馮靜、KK 一起到育幼院擔任志工，馮靜與育幼院青年「幽靈」相戀，卻因「幽靈」過去的不良紀錄，馮母因而介入阻撓，引發一連串事件。醜醜在過程中產生對自己、對信仰、對人生的質疑。

叁、內容分析

一、建構醜醜的成長

「外貌」是對一個人最膚淺的評價，卻也來自於生物最原始的本能。無論稱讚或貶損，有意或無意，來自他人的評語，都會在心中留下或深或淺的影響，主角醜醜正是如此。這些批評，深刻烙印在她意識中，內化成她與外在世界互動的反射條件。醜醜的媽媽，以及三位姐姐，皆是面容姣好的「美女」，唯獨自己卻「最大的毛病是頭太大，眼睛太小，小得幾乎讓人以為我無時無刻都在睡覺；我的嘴巴也太大，尤其哭起來的時候，幾乎佔去大半張臉，更殘酷的是，閉上嘴巴，上唇便高高地噉起，好像跟誰鬥氣似的。」（頁 7-8）「因為我很醜，所以特別喜歡美麗的人。」（頁 8）藉由醜醜第一人稱的直率口吻，反而令讀者感受到一種強裝而來的堅強，令人心痛。

《醜醜》的故事中，作者安排了與兩位重要的配角，來對比醜醜的特質，架構起醜醜的自我追尋之旅。王馨馨雖有姣好的外表和高貴的家庭，實際上卻是別人的養女，她的母親是一位歌仔戲旦。雖受眾人的羨慕，王馨馨卻只希望能夠與失散的母親團聚。劉麗嬌外表不起眼，出身貧寒，經常受人訕笑，儘管被發現是一位舞蹈天才，卻仍受到他人的排擠，自卑感強烈而無法發揮實力。對於醜醜來說，自己的家庭平凡卻小康美滿，但她既無美貌，也無舞蹈天份，這兩位好友映射出自己的一無是處，加深了她的自我質疑。在《藍》中，青少年時期的醜醜，同樣也有兩位重要的好友。外表不出色，但對於自己與未來充滿自信的 KK，讓醜醜再一次面臨了「我會甚麼？我能夠做甚麼？」的迷惘。而近乎完美的馮靜，醜醜更是抱持著近乎癡迷的戀慕，並認為自己「配不上」當馮靜的朋友。

運用了相似的人際結構，兩部作品造成了前後作相映成趣的效果。對外表沒有自信的醜醜，在兩組朋友比較下，似乎更顯遜色。然而，正是透過讓醜醜抱持困惑，她得以在生活中遭遇的問題中不斷思考、掙扎，逐步觀照自己，逐漸得到明確的自我。雖然在兩個故事中，刻意鋪陳了醜醜在文字表達能力方面的潛力，讓她在心理上多少獲得了補償，但更重要的是，醜醜展現了對他人的熱心關懷，以及因對他人的關懷而獲得了超越自己的勇氣，才是她性格中最美麗的部份。

二、精確的文字定位

《醜醜》與《藍》兩書的讀者對象不同，也因此有不同的語言呈現。設定為兒童小說的《醜醜》，用語較為淺顯，充滿了童稚的純真；而針對青少年的《藍》，則突顯了少女多愁善感的細膩心思，以及更複雜的人生問題。當一部作品中主角的年齡跨度極大時，往往難以第一人稱表現不同年齡的語言與觀點，尤其是兒童至青少年的生心理變化性大，敘事者大多只能用成人的語氣進行回顧敘述，在語言的捕捉上難免會有所割捨。《醜醜》與《藍》作為系列之作，作者展現了精確的文字掌控能力，分開讀之，風味不同，樂趣有別；接續讀之，則更能直接感受醜醜的「成長」。兩作以少見的呈現方式，帶來獨特的閱讀樂趣。

肆、思考延伸

一、「醜」女孩的他者世界

從角色的特質來看，醜醜屬於「好學生」類型，不會出現過於逾矩的舉動，也較少與她直接相關的衝擊事件，相較於其他配角所要面對的困難，醜醜的問題主要來自於「內在」的心理，本身面對的外顯困境不多，使得配角在故事中的戲劇張力反而較強，讓醜醜的角色張力相對也較弱勢。例如《醜醜》中的王馨馨，必須要面對與生母聚散分離的難題；《藍》中的馮靜，則是身體殘缺、感情受阻而自殘。雖然外在條件的陰影一直籠罩在醜醜的心中，「他人的問題」卻佔了兩書中極大的比例，醜醜自身的外貌所引發的問題，在故事中的比重反而相對較少。然而，醜醜前後爲了兩位心中的偶像同學費盡了苦心，先是陪伴王馨馨出遠門尋找生母，而後更爲了王馨馨義無反顧的付出，給予守護和陪伴。或許，醜醜相對薄弱「存在感」，正突出了「不起眼」、「依附在別人美麗身影後」的「他者」特質。

讀者亦會察覺，《醜醜》與《藍》中，男性角色的比例極少，父親僅出現幾次，也鮮少臺詞呈現而在《藍》中唯一戲份較重的男角色，亦只有馮靜的男友「幽靈」讓作品的聚焦於醜醜封閉的女性情感世界。除了少數與「幽靈」互動的片斷以外，沒有與異性互動的描述。醜醜以旁觀者的角度，側寫馮靜與男朋友「幽靈」而受到女方母親阻撓的坎坷戀愛經歷，在她的心中，美麗的馮靜，理所當然應該擁有順利而幸福的戀情，而醜陋的自己，才應孤單坎坷。全心全意注視著馮靜的醜醜，以破碎、混亂，忽略自身的他者身分，活在對馮靜的欣賞中。因此，我們可以說，醜醜的成長透過觀察與協助別人的過程，逐漸拼湊、覺醒出自己的主體，擺脫他者的身分。作者以此細膩、幽微的方式，呈現了醜醜身爲自卑內向女孩的曲折心境。

二、情感空間的隱喻作用

五姑婆在醜醜心中的意義，在兩部作品間產生了變化，是最富於文學意涵的呈現。在兒童時期的醜醜心中，五姑婆雖個性孤僻怪異，但兩人間長相與情感的聯接，使醜醜與五姑婆相互



依類、同情，產生深切的認同。五姑婆彷彿是自己「悲慘命運」的前導，在童稚醜醜的眼前走出了一條屬於她們共同的命運之路。然而，隨著五姑婆的過世所帶來的感傷與緬懷，讓五姑婆以一種正向慈愛的長者形象存活在醜醜童稚的心靈裡。

然而，在《藍》中，到了國中時期，醜醜逐漸意識到這份認同，也成為她心中的陰影。彷彿也承繼了來自於五姑婆看待世界的負面態度。從「察覺」到「質疑」而後「割捨」，是一個困難而漫長的歷練；但惟有如此，醜醜才能夠揮別與五姑婆同病相憐、相互慰藉的過去自我，重新建立起屬於自己的新認同。這個重新建立自我認同的過程，則是透過情感空間微妙的隱喻作用來達成的。

在《醜醜》中，五姑婆的房間別具有重要意義。在五姑婆封閉的房間裡，對醜醜的寵愛、信任與私密的情緒，全都在此產生，也因此讓這個空間，充滿了醜醜對五姑婆的回憶與懷念，成為她情緒與認同的歸屬之地，是她與五姑婆共有的「醜醜」國度。而到了《藍》中，五姑婆過世後，房間被改為醜醜的房間，更深化了醜醜走入與五姑婆共同命運的喻意，讓她活在五姑婆的遺愛中，同時也走入如陰霾般罩罩心頭卻難以覺察的牢籠裡。故事安排醜醜在五姑婆的房間裡，找到了遺留下的私密日記，進一步發現了五姑婆心中不為人知的灰暗偏激；醜醜甚至穿上五姑婆的衣物照鏡子，看見鏡中的倒影與五姑婆「一模一樣」，使醜醜一方面更深化了對五姑婆的認同，一方面也產生了害怕與矛盾。而在結局中，醜醜搬出了五姑婆的房間，「把五姑婆留下的筆記與衣服燒掉，打算徹底走出五姑婆的陰影。」（頁 181）醜醜毅然決然走出舊空間，更象徵了走出混沌的自我，展現建構新自我的契機。在看似平淡無奇的遷入與搬出過程間，已將空間與角色心理間複雜的喻意關係，作了精微巧妙的運用。

三、閱讀「可能性」

醜醜的自我追尋，在充滿希望的結局中告一個段落。作為兒童讀物與青少年讀物，《醜醜》與《藍》，採用了具有理想性的書寫方式，富涵教育性，並傳達了激勵讀者的期待。例如在《醜醜》中，五姑婆作的舞衣，與其他舞者的格格不入，但開明的尤老師，不僅讓醜醜穿著舞衣上舞臺，還趁機給予其他人機會教育，引導觀眾／讀者思考「美」的價值；而醜醜為了回應五姑婆的愛，穿上會令自己成為訕笑對象的舞衣上臺，展現了超齡的勇氣，都是理想性的表現。但就文學作品的賞析角度，我們尚可透過「反讀文本」的方式，從文本中獲得更多的思考與趣味。如果讀者有機會閱讀這兩本作品，不妨思考以下兩個劇情編排上的可能性，相信，會衍生出不同的有趣討論：

1. 如果醜醜因為自己本已對自己的外貌自卑，更加害怕被訕笑而沒有勇氣穿著五姑婆的舞衣上舞臺，會是如何？若尤老師並非那樣豁達明理，拒絕接受五姑婆的舞衣，又會是如何呢？
2. 在《藍》中，才貌出眾的王馨馨遭遇了戀情的創傷，醜醜扮演了重要的心靈扶持角色。

但若是醜醜遇上了戀愛的苦惱，又會是如何？

伍、結 語

在優美而富於文學性的故事中，《醜醜》與《藍》，以外在條件弱勢的醜醜，帶來關懷，給予讀者抒發與成人反省的空間。而除了外觀樣貌外，還有例如特殊兒童、家境問題、校園霸凌、家暴者等弱勢族群的內心世界，都值得我們更多的關注與理解，也值得青少年小說作者持續書寫，為其發聲，這是對青少年，同時也是對日益冷漠刻薄的社會必要的文學關懷。ISBN

延伸閱讀

- 王淑芬著（2012）。我是白痴。臺北市：天下雜誌。
- 凱倫·庫希曼著（2012）。愛·回家（麥倩宜譯）。臺北市：天衛文化。
- Tyra Banks（2011）。Modelland. New York：Delacorte Press.

